



线与网

——从“我”进入的自然文学书写

□沈念

我在老家见到过很多的渔网。西城区有一条黯然失色的老街，街上一长排渔具店，老板都是有手艺的人，没顾客的时候，他们就坐在店门前的石阶上，将一根根结实的尼龙线织成一张张将要下水的渔网。一张网会遇见什么，会有多少答案。织网的人，买网的人，撒网的人，都有不同的回答。

一个写作者，也就是以文字为线，写一本书，织一张网。每本书总会遇到理想读者。一年前，我写完《太湖消息》，这张“网”就是在洞庭湖中打捞着那些水月镜花、物是人非。一个读者无意中读到刊物上某一章节的链接，辗转找到我，帮我纠正了一个错误。因为写进湿地、候鸟，我写了一种叫勺嘴鹬的鸟，这位相当专业的读者指出应该是反嘴鹬，虽是一字之差，但可以说是知识性错误。勺嘴鹬数量非常稀少，且都是沿海航线迁徙，那就不可能出现在我所写的洞庭湖。我一查，果然如此，又赶紧找来采访本，发现潦草的记录是反嘴鹬，是自己电脑写作时将两种真实存在的鸟混淆了。

这位读者是一个业余写作者，但在业界有着“三湘第一女鸟人”的美名，她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写家乡河流之上的四季与一天、风雨与昼夜、虫鸣与鸟啼。我们认识后，有一次她来访，绕着我工作的大院走了一圈，后院小山栖息着不少鸟，根据听到的鸟鸣声，她不假思索就能确定是什么鸟，有些什么特性，说得头头是道。当她说能听懂上百种鸟声时，自信的表情，不容我有丝毫质疑。我心里说，好吧，你是专业人士。其实，她也是半路出家，只是热爱自然，热爱山林、水流和飞鸟。她结识了一帮自然保护志愿者，全国各地跑，天南海北地跑，去追鸟，去看鸟，用文字画出它们在天空中的生命线。我对她说，那不只是一条线，而是一张网。一张迁徙、繁衍、生死之网。

因为写太湖，这些年我不断返回。从起初的懵懂无知，从直觉的对错判断，到一种浓郁的生态忧患意识弥漫心中，到以生态整体观来观照笔下的万物生命，如同一场心灵之旅，终于在荒漠中找到甘泉。我突然抬头发现，当下写作者聚焦自然生态的目光和笔墨越来越多。多了是

好事，但滥了就糟糕。一个难题横亘眼前，面对兴衰变化、原始状态与人工修复，站在审美与人性的双重角度，孰重孰轻，又如何做到不偏不倚，就会成为写作的难度。遇到且挑战难度的写作者，其实是幸福的。我的疑虑被生态整体主义的理论创始人利奥波德解答，他在《沙乡年鉴》中谈到人与大地和谐相处时说：“你不能只珍爱他的右手而砍掉他的左手。”于是，面对洞庭湖之上的生命，我的书写视角是多维的。鸟不只是属于天空，鱼不只是属于流水，植物不只是属于洲滩，人不只是属于大地，它们所组成的生命有机系统，任何一个环节的坍塌和破坏，都可能致系统的紊乱。

人的一能记住的夜晚并不多。某天半夜惊醒，我想起身在何处，是离城一百多公里外、与东洞庭湖一堤之隔的小村庄。那是典型的南方村庄。那里水汽弥漫，田野开阔，陌生唤醒无穷无尽的记忆，又仿佛任何记忆都被覆盖在身上的黏滞潮湿抹去了。那次是参加东洞庭湖冬季水鸟调查，我住在一个渔民家中，有一间偏房的墙上挂满各种奇怪的渔具，渔网、鱼篓、鱼簍、鱼刀、鱼盆、鱼篓、鱼簍、鱼头、鱼笠、鱼夹子……它们身上散发着或浓或淡的鱼腥气，有的很长时日上了一墙就再也下过水。入睡前，我参观了它们，夜里它们就参与了我的梦境创造。梦中的它们和过去使用它们的主人发生了角色互换，人钻进了鱼篓鱼簍，手脚收缩，曲身扭动，满脸撕裂，发出挣扎的鸣咽，如同荒诞的水边舞台剧，又像是一个被雨淋湿的南方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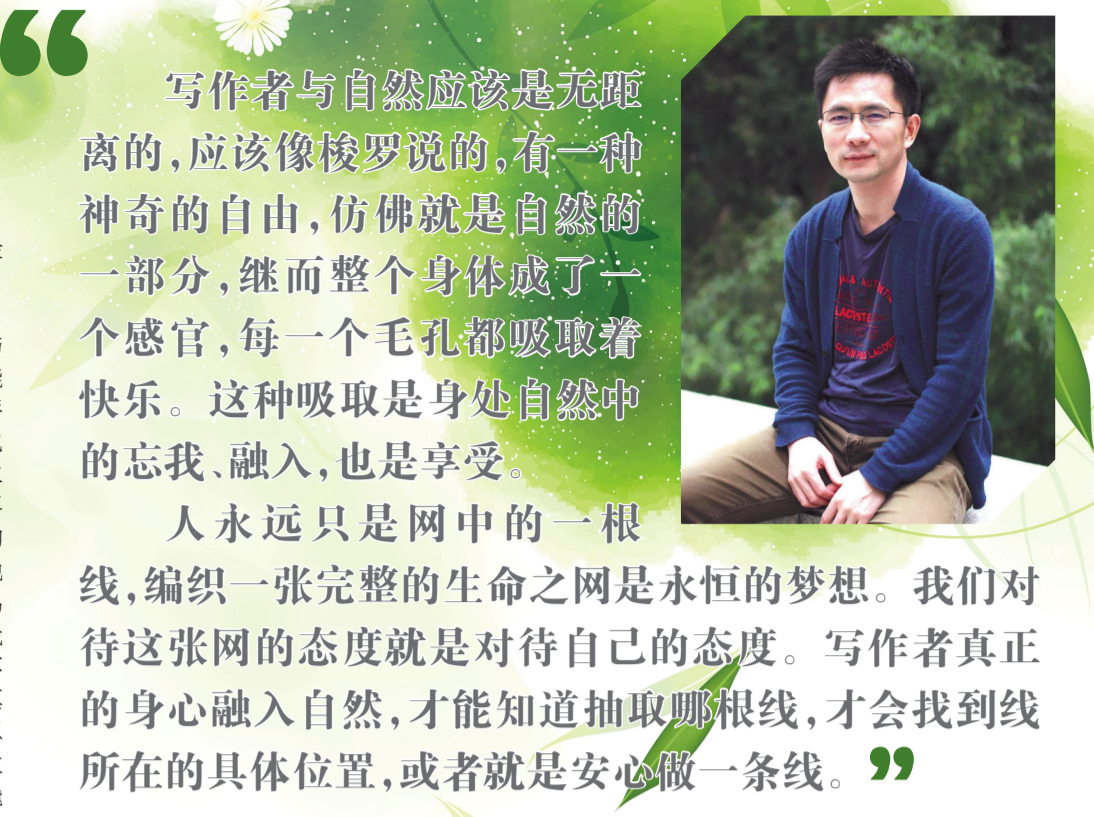
我就出生在离这个村庄不远的小县城，更早前，它只是古称云梦泽的洞庭湖所覆盖的一个渺小的点。地壳运动，围湖造田，人进水退，它成了洞庭湖和长江之间的高地，也是分水岭，其北面是长江，东面和南面是洞庭湖，在这个地方长大的人，从小就处于一种水的夹围，天生就知道“江湖关系”的重要性。这里的人们不会考虑盖房添置物件，吃穿用度大手大脚；人们喝早酒、吃夜酒，无辣不欢，以此驱逐体内的湿气；人们习惯了洪水肆虐，习惯了你们抢我夺，习惯了一无所有又重来再来……当我开始写作之后，发现我其实一直在处理这片河汉众多、江湖

川流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地方性格、地方经验和地方故事。

写作中永远要处理好一生“所见”的问题。怎么看，是方法与路径的必经之路，也是问题与意识所在。我在湖洲上行走，我睁眼闭眼就能看到水的波澜四起，听到水的涛声起伏，水的呼吸所发出的声音，是液态的、颤栗的、尖锐的，也是庞大的、粗粝的、莽撞的。我原来以为岸是水的疆界，但在行走中我懂得了水又是没有边界的，飞鸟、游鱼、奔车、茂盛的植物、穿越湖区的人，都会把水带走，带到一个我未曾想到达的地方。我在湖区看到成千上万、种类繁多的鸟，鸟儿不为天空歌唱，但会为身旁的水流鸣唱。我仍然存有诸多疑难，直到梭罗告诉我：“问题不在于你看见什么，而在于你怎么看和你是否真的看了。”那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点、思维模式和认知角度，类型不会发生位移，但我们必须像西西弗斯推动巨石，必须去撬动那些上了枷锁的观点——也许你不是在看自然物，而是在看自己的影子。

多少年在湖上的渔民都是“天吊吊”，他们没有户籍，也不是农耕文明的农民，而是沿着水流四处飘零的人，他们赖以生存的是真正的江湖世界，他们是本源上的江湖儿女，他们的流动性所孕育出来的地方性格，走到哪里，就传宗接代在哪里。有一部分湖区文化，是依靠渔民在随波逐流、愈行愈远的。他们相信神奇、邂逅、善良、浪漫，有一种把自己交付给陌生人的勇气，这与水的流动性天然地关联在一起，但随着渔民上岸、转业和全面禁渔，这个大规模的特殊职业群体改头换面。他们是见过风浪的“洞庭湖麻雀”，他们是在水流中获得力量的力量。但今天他们没有了船，剩下的只能是一边眺望湖水一边给下一代讲述过去和先人的故事，过去故事中的颠沛流离、苦难传奇、战胜和妥协，在城市化、工业化的今天，就成了一种文学上的叙事。

“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那些渔民的讲述告诉我，这是错的之意，对的世界没有谁一定要打败谁，言外之意，自然世界的生命一切平等。世界上所有，需要互相尊重和关怀、敬



“写作者与自然应该是无距离的，应该像梭罗说的，有一种神奇的自由，仿佛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继而整个身体成了一个感官，每一个毛孔都吸取着快乐。这种吸取是身处自然中的忘我，融入，也是享受。

人永远只是网中的一根线，编织一张完整的生命之网是永恒的梦想。我们对待这张网的态度就是对待自己的态度。写作者真正的身心融入自然，才能知道抽取哪根线，才会找到线所在的具体位置，或者就是安心做一条线。”

畏和呵护。人必须学会遵循自然秩序而栖居，继而在自然整体和谐前提下学会审美表达。前人和经典文学作品中已然作出示范——庞德在《树》中想象“树枝像手臂一样从我身上冒出”，变成了一棵树；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写奥菲利娅融入自然之死，“本来就生长在水中一般”；阿特伍德小说《浮现》的女主人公睡在野外自己挖的洞穴里，像动物一般生存，最后完成与自然的彻底融合，“我是树和动物闪烁其中的东西，我是一个地方”；唐代王维在《鸟鸣涧》吟诵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以通感手法道出了“人就是山林，山林就是人”。

写作者与自然应该是无距离的，应该像梭罗说的，有一种神奇的自由，仿佛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继而整个身体成了一个感官，每一个毛孔都吸取着快乐。这种吸取是身处自然中的忘我，融入，也是享受。我写字，写湖，写散发出的许多气味，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鱼腥味”。这是一个地方写作者要守护和传承的，也是需要继续挖掘和深耕的。也许写作者一辈子在白纸上，但也没

许又生成了其它的意义。好作品的点睛之笔、气质不同之处恰恰就在于个人性，因为这种个人性（鱼腥味）是自然与地方性所滋养并生发（创造）出来的。

即使相距遥远的世间万物，也是气息相通、休戚与共的。大地之上发生的事，在她的孩子身上都会发生。人永远只是网中的一根线，编织一张完整生命之网是永恒的梦想。我们对待这张网的态度就是对待自己的态度。写作者真正的身心融入自然，才能知道抽取哪根线，才会找到线所在的具体位置，或者就是安心做一条线。人睡前、梦醒后，都听他说一次：“对自然的无知程度也就是他对自己的心灵尚未把握的程度。古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与现代的箴言‘研究大自然’最后成了同一句格言。”



■第一感受

小说是一门关于生活的艺术

——王喙峰小说集《四时成岁》阅读札记 □小海

王喙峰开始创作后，最早结集出版的都是散文集，如《苏州烟雨》《吴门梦忆》《异乡故乡》。读他的散文，我发现他很善于写人物。其实，几乎在他所有散文中，我感觉他特别擅长写人物，比如《弄堂里的祖母》《二姐》《抄表工》等。此外，在写作中，他也特别擅长营造气氛，善于抓住细节，这些已经不仅仅是散文的，而是典型小说的特质。

王喙峰说他投稿给刊物的散文栏目，好几个人家都当小说发了。之后，他也就顺势顺水推舟，名正言顺地写起了小说，多部小说集陆续出炉。之前，读王喙峰的散文集时，我开玩笑说，他写的是散文小说，实在因为散文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文体，很有伸缩的弹性。王喙峰在自己的写作中扩展了散文的领地，打通了散文与小说两种文体的界限。

说一个人是散文小说家，没有丝毫的贬义，而是相反，是一种荣耀。我们看看，有不少国际文坛大家，写的就是散文小说。比如前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彼得·汉德克，他的小说《守门员对罚球时的焦虑》《试论疲倦》《缓慢的归乡》《无欲的悲歌》《痛苦的中国人》等，已经无法归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概念。他无疑是一位杰出的文体大家。这些小说，你也可以说是随想录、游记、植物志，等等。

王喙峰写的还是正宗的小说，而且是苏派小说。他是陆文夫、范小青、苏童、陶文瑜等作家之后，新一代作家中的苏州代言人之一。他的散文和小说当中，有那么多苏州文化的元素——苏州的街巷、美食、园林、寺庙道观，更有那么多的苏州人

物志系列。他的散文集中，有故事、有情节、有对话、有细节、有背景，这些当然都是小说的元素。读他小说集的时候，我们又发现还是那么亲切，他用拿手的散文笔法在写他人的人物。从《四时成岁》这部小说集能够看出，离开苏州后王喙峰的视野更宽广了。正如他自己所说：“走向更广阔的社会，是我对自己的一种要求，让作品的视野更加开阔，从而引起更多共鸣。”在《四时成岁》里，王喙峰不仅对小说这种文体本身的掌控更娴熟，而且还进一步证明了，小说是一门关于生活的艺术。

多年前，王喙峰调南京工作，在他作品分享活动上，我曾经说过，担心他能不能从苏州古城的浓重阴影中走出来。现在看来是多虑了。他到异地后，无论散文还是小说创作，视野更开阔了，苏州生活退到幕后成为了底色，这是他走出苏州后的一大变化。

收入集中的小说《四时自成岁》，通过周伟与孙兰的家庭生活，勾连出生活的肌理与生命的切片。从柴米油盐的日常故事和悲欢离合的情感世界，勾勒出了三代人的人性，在生活这个时代磨盘里的碾磨、成长与堕落。而在《路口》《晚宴》《夜静人未眠》《不速之客》等小说中，王喙峰写的就是我们熟悉的左邻右舍，充满烟火气甚至一地鸡毛的生活，通过日常细节和氛围烘托，他把笔下的人物及其生活都写活了。

关于小说，陆文夫老师曾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小说，小说，就是从小说说”。小说家要深入生活的内部，用细节呈现本质，反映人生百态。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其实是一门关于生活的艺术。

随着王喙峰生活阅历的丰富和长年累月创作实践的经验积累，他对小说文体的把控也越来越自如从容。当然，他深知小说不是生活原材料与细节的堆砌，在小说结构的营造上，越来越有苏州园林设计空间意识——以小见大，有回旋的余地，有主房、附房和备弄，有后花园，有摆设和花木虫鱼，更有类似迷宮的回廊，等等。这些都体现在他的小说结构当中。

最后，弥漫在王喙峰小说中的，还有一种从字里行间逸出的诗意。读他的小说，就像走进了苏州或江南富有诗意的古老园林。诗意是一种文学意识和语言气质，有时候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这种诗意，体现在王喙峰对神秘感的营造上，这一点跟诗人们非常像。王喙峰喜欢制造悬念和迷宮，这是诗人们的游戏本能。有时候，我们读到一部独特的小说，就像住进了园林里的老房子。我们预感这所老房子是有灵魂的，甚至存在着一个古老的幽灵。这就很神秘，有意思了。我们知道，那种千篇一律、钢筋水泥的新建筑一般是不可能有的，这个就是内涵和精神，必须经过数百年人间烟火的熏蒸才可能有。这种房子的建筑构件和家具上面，有我们常说的世代生活的包浆。诗人常常喜欢描述没有来由的情景，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相通的。王喙峰还原了人性中的神秘，而且是不需要解释的。这在《引力波》等一批新小说中，就有所呈现。他的小说有时在写实的同时，又出离了现实生活的表征，但是我们并不感到奇异，因为有时生活就是这样的。

不会写小说的散文家，不是个好诗人。哪天王喙峰要出诗集了，我也不会诧异。

■短评 在古琴中聆听中国人的品格

□李珊珊

我们经常说的“琴棋书画”中的“琴”指的就是古琴。它历史悠久、含义丰厚、地位很高，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集大成者。文学作品中的古琴，不仅是高雅音乐风格的代表，还体现着古人的一种超凡脱俗精神境界。《广陵散》可以说就是一部真正将古琴知识和中国传统艺术功力与文学修养。郭平从大千世界汲取养分，用一个小说家的好奇心和博学反向地关照古琴艺术，在小说和古琴两个艺术样式中自由地往返。

“广陵散”这个名字，悲壮、苍凉、义薄云天，古琴是中国精神、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特具中国风采。其实，不仅有古琴，像我们耳熟能详的戏曲、书法、国画、紫砂等等都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书中很多立场分歧和思想对立，其实也是当下人们对传统文化所持有的态度的一个反映。从大学、师承、技艺、道法、到市场、潮流、金钱、收藏等等，小说把传统这一庞然大物下的当代众生相描绘得栩栩如生。但与社科类作品的学术和“写实”不同，文学作品除了描绘古琴的外在表现，而更多地重点放在情感和精神的表达上面。小说的情节是以周明和徐大可两人追求艺术的坎坷经历为主线构建的：在很多印象里，琴，是雅的。就如同主人公周明，他喜欢古诗和陶渊明，终日埋首书斋，满心满眼只有“高雅的古琴”。后来，不食人间烟火的周明，经历了商场上的尔虞我诈、职场上的“冷板凳”后，意识到一味地遗世独立，没有生活气息，不会真正地懂琴。后来，他渐渐地走入了世俗的社会生活，恋爱、结婚、与富商规划建设古琴文化中心……他坚持的“雅”，被赋予了情感的力量，不再高冷，终于让古琴和琴声在现代社会中、在生活里“活”了起来。

周明的身上，有传统文化所赋予他的信念感，他对于琴的热爱是和精神追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让他摆脱名利诱惑。但让他真正了解琴声内涵的“知音”过程，是他和世俗和解的过程，是用人间烟火气为琴声赋予

魅力的过程。

而促使周明发生变化的，有个关键人物——徐大可。这是一个满身乡土气息、善吹喇叭的俗世之人。背负家人希冀的他渴望通过奋斗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深知现实规则，所以他现实、圆融，但对传统和音乐的热爱又让他不想对生活妥协。一方面他强调“别光顾着弹琴，真正重要的事情还是生活。生活的要旨，一是事业成功，一是家庭幸福”。但当周明说起要做个古琴活动家的时候，他又表示：“我宁愿你一袭布衣，清清爽爽开开心心地弹琴，你想象一下吧，钱来了，琴没了，这样的情形你接受吗？”

徐大可与周明互为知音。他们一次次相互帮助，相互砥砺，相互理解对方的音乐和心灵。周明评价徐大可“把喇叭那种大悲大喜、悲中带喜、喜中含悲的境界吹得非常迷人”。徐大可对周明推心置腹地说：“我就是你的知音，我能听到你的向往，也能听到你心里的杂音和噪音。”

如果周明是传统的，那徐大可则是现代的。徐大可的很多表现可以看作飞速发展的时代带给人们的心理压力的反应，很多人渴望奋斗的冲动仍旧强烈，但又面临着时代变迁所带来的混沌和迷茫。徐大可一生命运多舛、妻离子散，但他最后却选择保持清醒，没有急功近利、随波逐流。“知音”的过程让原本在时代更迭中迷茫的他选择回归初心，不被世界改变。

周明和徐大可看似是两个对立的个体，实则是当代我们大部分中国人的一体两面。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无论是精神追求还是日常生活，都和伟大的传统息息相关，传统既是束缚和重压，更是源流和激情。

大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琴”——学术是琴，文学是琴，音乐、绘画、围棋等追求和爱好，都是我们要付出的琴。我们一方面要深耕自己的专业能力，可是，如果急功近利，一味地追求成绩、获奖、成名，那就势必会破坏你心中的“琴”。作者一方面以“儒道互补”的形式呈现了“知音”在当下的意义。另一方面，让我们认识到柴米油盐、生老病死、爱恨情仇，这些人间烟火才是我们的家。《广陵散》里不仅有波涛汹涌的琴人江湖，也奏出了生命的困感和为难。相信每位读者都能从小说《广陵散》中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况味！

（上接第1版）

科技创新不仅推动高精尖科技发展，完善产业链条，还在不断改善人居环境，造福社会各行各业。在浙江温州，为了解更多科技创新在光电产业、医疗健康、智慧城市建设、人才孵化等方面的具体实践，作家曹凌云、周吉敏、徐诺、叶德文分别前往中电海康·温州光电产业创新联合体、中国·眼谷、世界青年科学家创业园（孵化器）、温州（瑞安）智能汽车关键零部件产业工程协同创新中心等四个科技点进行定点采访活动。在近距离的走访调研中，他们深切地感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磅礴伟力促进着人与社会、环境的和谐相处，感悟到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一线科技人员不懈追求的科研精神。

在坚守与创新中挖掘更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

观天巨目，国之重器。“中国天眼”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建成后入选了第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向无数游客和探访者讲述了建造过程中的科学家精神与动人的爱国故事。贵州作家孟祥祥前往“中国天眼”参观展览厅、基地荣誉室，感受科技创新成果，感悟伟大科研精神。他表示，这是一次知识视野和思想心灵都受到极大震撼的旅程。“不光感受到中国天眼科技工作者们执着的科学精神、强烈的责任感和无私的奉

献精神，也从南仁东的事迹中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和灵魂洗礼。南仁东崇高的爱国情怀和为科学事业献身的高尚品格，将会永远激励和鼓舞我们。”

“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希望大家认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站在党和国家需要的地方去努力，让人生更有价值。”这是“时代楷模”、炼油工程技术专家陈俊武院士的铿锵之言。在“中国·日·科技强国”活动中，石化作家吴文奇前往中石化洛阳工程公司采访陈俊武院士，并与科研人员座谈，体会感悟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报国情怀。在深入了解陈俊武院士对人造油、石油化工、煤化工、碳减排的突出贡献和著书立说、为国育人的先进事迹后，吴文奇说，他以一颗报国赤心标注了时代精神坐标，是石油石化人心中的光辉典范，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据了解，此次2022“中国·日·科技强国”大型主题实践活动是中国科协与中国科协战略协议框架下，双方推动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共同为科技工作者、文学工作者、科普工作者创新创业搭建广阔平台的一次有力尝试。未来双方将在弘扬科学家精神、培育科学文化，充分挖掘新时代科技题材资源、加强原创精品供给，推动科学普及和文学阅读、服务精神共同富裕，拓展对外交流合作，展现科技强国形象，强化人才培养，促进队伍建设等领域继续加强合作，书写文学与科技更广阔的未来。（康春华）

薛范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联荣誉委员薛范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9月2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8岁。薛范，笔名稽志默。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苏联歌曲史话》《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等，译配发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世界各国歌曲2000余首。曾获中俄友谊奖章、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等。

乔谷凡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越剧院一级编剧乔谷凡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8月31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3岁。乔谷凡，中共党员，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电视剧《济公》《海啸》、剧本《爱情的审判》《吴汉三杀》等。

都沛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杂志社原事业发展部主任都沛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8月26日在珠海去世，享年76岁。

都沛，原名都兴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曾任《朔方》杂志编辑。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贺兰山下的传说》《我们连队的嘎西摩多》《中国国际赛车纪实》等中短篇小说及长篇报告文学。